詩 啓辭 箴
書 箋 祭文
疏 序 丘墓文
劄 跋 雜著

朴谷集 乾

朴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書

疏

劄

啓辭

朴谷先生文集目錄終

朴谷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旅舍偶吟 戊辰

旅舘蕭條夕氣澄老襟綿瘦易生稜虗窻際白
傷心月半壁微青壓蔓燈鴈有何忉終夜去蛩
誰相喚近床麏明朝攬鏡看愁髮鬢上霜華幾
箇增

挽右尹金公

清時勇退養閒身 聖主洪恩及老臣耉造云
亾邦失蔡典刑猶在士知津心期膠漆連三世

離濶星霜過十春病伏窮山違執紼題詞那禁
涕沾巾

挽晚悔堂張公 慶遇

分密情親自我先後生寧敢墜周旋拜床日久
偏承欵侍席風存熟覸賢宅傍雲林貞素履庭
叢寳樹托青氊重泉一夕驚埋玉何處劉郎覓
舊船

挽藤庵裴公 尚龍

寒岡門下接淵源韜養年來學業醇已遣州閭
稱孝友更教經傳發精神人間八耋終無憾身

後雙珠足可珍三世通家情不淺哀詞題罷淚沾巾

書

上許領相積書

頃上候書其伻尚未還甚矣地之遠也烈炎如焚天地爲一烘爐伏未審閟旱憂勞之餘起居若何伏慕下誠夙宵罔間元祿惟賜是賴堇免疾恙而才弱任重懼不克副 聖慈委寄之意家姪頂玉又出此際福過之災理所必至以榮爲憂凜凜以度尚何足仰喻遇災修省雖無所

不用其極有罪倖免非所以消弭之道越分請對至請招大臣而問議者是何事體耶審理疏決爲近年遇旱應行之節目識者之心久已寒矣而　國運不幸無歲無旱紀綱之解弛未有甚於今日則有罪而網漏者或有之矣無罪而枉被者決知其無有矣況係干逆獄者又豈人臣請赦之罪哉其輕朝廷蔑公論之失一舉而兩得之矣不以爲罪而曲循其意則　廟堂之所以處之者不幾於自侮而人侮之耶以木換紙元無擾民之事而刻印銷印有同兒戲養山

護源繫是經遠之圖而誘無速效姑置不行
朝家處置不宜如是竊恐三年之艾終無可得
之時矣昔衛文種木於破滅之餘而求用於十
年之後自當時觀之孰不以爲迂而先儒美其
不求近功蓋亦有取者矣今玆之旱雖不敢必
指爲某事之應而若其端本清源之論則不得
不亶指　君心誠以人主一心萬化之原政清
由斯政厖職此而仁愛之天心亦隨而感應也
邇來　君德之失可言者多矣戚屬私而官方
大紊矣邪逕開而宮禁不嚴矣厭薄臣僚而上

下否塞矣輕釋罪囚而人不畏法矣偏護內司
而有愧王者之無私矣自用有漸而非復聖人
之虛受矣凡此數者雖無目前之患潛滋暗長
以至難圖之域則存亾所繫甚可懼也伏惟閤
下身都上相職兼師保其於君德之得失敢曰
在家而不知乎莫謂他日不曾說來者眞苦語
也今因恐懼之會益盡格非之方則自牖納約
事半功倍荃心可悟天怒可回而不此之爲顧
欲區區於末節文具則其於應天以實之道未
見其有得也庚辛飢荒之慘實三百年一有之

變而今日旱魃之酷殆有甚焉天若祚宋必不如此日夜焦煎不勝杞人之憂索言至此不避狂妄之誅可見其出於尼尼赤心倘蒙閤下恕其愚而察其衷則當羣策畢舉之日或可爲一塵於泰山矣

上許領相

前後官便之還續伏承下覆書伏審起居神相伏慰罔量而今年旱災之慘振古無比靡有孑遺之歎不幸復起天若祚宋必不如此未知何様禍機伏於冥冥之中而天之所以譴告者至

於此極也中宵仰屋拊膺失圖伏想閤下當國憂勞之情萬倍他人伏見書中辭意自不覺心悸而氣咽也元祿一味憒憒無足仰喻身在遠外所見者郵報不無管窺之疑冒瀆尊嚴之聽惟增惶懼方切竢罪之至伏蒙閤下不以爲罪而曲賜示諭始知　廟堂處置皆有權度有非迂腐之見所可妄揣者也前之所疑而仰質者今乃釋然於胷中自惟譾劣何以得此於閤下哉且感且悚罔知所以爲喻也至於農事之狀不能照管前後致勤　聖敎幾不免譴何而亦

賴閤下周旋之力姑寢問備之舉驚惶震惕之餘實切感德之忱蓋此道穡事初有大熟之漸雨暘適中禾穀極茂自五月念後至六月念前點雨不下烈炎如焚金石亦流況於草穀乎倘徼卄一之雨則本道之事亦殆矣方在焦勞之中值有修啓之事率口以發據實而言而啓本頭辭中農事形止四字該吏正書之際誤以旱乾緣由書之祿亦於悶旱之中眼慣於旱乾字非不看準而不悟其誤其昏謬不察甚矣以此爲罪則固所甘心而至以爲專不留意於農事

則恐是深文且當雨而言雨當旱而言旱非一毫有意於其實而仄聞朝議執此爲咎有若不旱而告旱匿實而面瞞者然云閤下視元祿豈若是巧僞之人哉平生樸愚之性不能矯揉常時言語之間動多抹摋以此爲儕友之所憂者久矣本性難改老而益甚今當水旱之報亦欠委曲之態前啓之所不憂者猝發於後啓而直言旱魃之酷少無宛轉之辭事之無漸有如是耶宜其不能見信於上下也欲投短疏陳情待罪而近於分疏亦涉猥越玆敢憑撥仰稟伏望

商量指敎如何

與李叅奉榮世書 戊午

地北天南音問杳然回首歸雲夢魂徒勤卽惟酷熱兄履萬相慰遡交至元祿千里馱病無擾幸矣官閒晝靜調養得矣而才弱任重懼切覆餗恐負拔擢之恩日夜兢惶家姪承宣之除又出此際妙年頂玉今昔之昕榮而感滿至此格損必至以榮爲懼不得不凛凛耳居諸不留季父初朞已迫而人事變遷翊姪又夭遙想哀從心事實不忍爲懷也

與都景寬爾尚書

三霜已適墓幕遽撤制禮固不敢過者也追惟先誼悲遡之情追常不忌於肚裏也家伯宿證此至快復而西旆以秋間經紀耳鑑湖水月正如舊時遊賞積蟄之餘一舉暢叙亦足爲養性之資從近枉顧以攄情至之懷如何如何

與裴子儀元杉書

道路之左痘疫之故不相見已踰年相思之懷彼此應同卽問春寒兄候如何今聞監董養武之役想必多費神觀仰慕仰慕元祿一任縮伏

何足向故人道也只自憐歎也已丹砂未瘦者之所大願得而知兄家多有之切欲求之而必與相面可以優索故今姑舍是

上伯父書 戊戌

日寒如此伏未審氣體若何文會定於初四伏想命駕淵院蓋切伏慕姪子亾妻初朞只隔一日悲感莫定自完來後汩沒悲苦尚未得趨省伏切罪歎伏聞續綱目一依朱子綱目作秩云不但事理有所未妥工力之費亦不可不慮每對士友未嘗不言及於此而不徒人微言賤纔

遭喪威不暇於人事上不得與諸鄉長奉議方以爲恨今見舍兄書湖伯之言續綱目若一依朱子綱目例而刋之則必有物議必書其綱於紙頭或小書之如史略之例然後方可刋行云其言有理且不無意見要使姪急通此意於鄉中以此二者變通定式而行數字數亦務細密以爲板子省約之地蓋湖南方値大無之年刋役甚非其時且舍兄之初請於方伯也槩以十餘卷爲言今若一依朱子綱目則卷秩之浩大殊違當初所言且方伯若以歉歲役鉅爲託而

中止則不亦狼狽乎玆以委告以此曲折商議于鄉中以爲變通定式必保刊布之地伏望伏望

上伯父

朝因伻還伏承下書知有來臨之教方切翹企忽此伏承行旆中止雖緣於勢鈌悵則深惟以氣體平安爲伏喜續綱目事空間改造甚是非難刊布機會不可再得已印之紙空棄雖惜孰如失此時之爲惜乎書綱紙頭縱或未妥小書如史略有何不可初之許刊既出公心今日所

言亦甚有理姪意則斷無他心從後一說保其刋布則斯文之幸大槩湖伯之意決不可依綱目例此非無意見之言其言旣如此而強之以其所不欲則其能刋行知不可必以其大小書之有爭終若至於不得刋則未知於事理何如也無論別事旣巳藉其力而欲刋則事之無害於義者從其言何如也下教如此事機甚急當於八日掃萬趨省矣

上季父書

邇來阻音未有甚於此時伏慕之誠夙宵何間

即此嚴凝伏未審氣體若何頃於冬初因歸便上白者數度其能免於浮沉否姪子僅支客狀而首擬騎省再不利方此汩汩於南宮痘疫四熾近欲呈遞而拘於殿最尚未果耳舍兄竟為傷伺者之所射影遞湖臬而復入銀臺苦況可想亦柰何

答舍弟士增書庚申

自京傳致君兩書慰瀉則深而書出已久即今暑雨中閤況何似懸傃不可言此中姑免疾恙耳兄主消息得見去月廿二日書竆峽愁寂殆

無以自遣惟以無入不自得之訓勉勵云兄弟分離杳杳如隔世此是何時只自腐心而已君之移渡梅庄實爲得計雖近於亾羊而補牢亦足以少寬思慮此後凡事十分謹愼以爲善後之圖至祝至祝傲之一字爲禍最酷五十年人間慣見其符驗之不差須以謙恭自持務以下人豈非今日吾輩所勉處也

與舍弟士增書 庚申九月九日

家禍之慘一至於此叫天頓地五內如崩數百年一有之變豈意於身親見之哉賃船行恣六

日而到金灘姑殯於此而適於家後五里許得
一山已定留葬之計卜日於此月晦日盖嶺是
危途近來火色益熾要不如此地之便順也君
之初五出書昨始見之累經本府之坐而尚無
結末極是悶慮處也吾之毛衣付送連原便推
著可也萬萬書不能悉只冀隨處善保俾不至
傷生以副區區血祝兄弟四人今存者二人而
尚不得相保此何家禍也惟是不速死爲他日
相逢之地豈非今日之所大願乎把筆至此不
覺哽塞

與舍弟士增 庚申十月七日

在金灘因海信之去草草寄書想已得見矣不聞消息已久氣味何似艱辛之狀去益甚矣慮念之情何時蹔弛此中姪輩議論參差不得權厝於槐鄉去廿九發引踰嶺轉輾僱軍且賴親舊之顧見再昨得達茶山定以十七日爲永窆計摧隕不可堪君之回　啓尚不爲之而覓查亦無聲息耶如有覓查之舉則勢將經過三冬其能免於乾死何可必也悼死憂生心腸欲焦且聞君之射侯重爲媒孽者之所持云射以觀

德固是聖訓而又居六藝之一則閒居射侯不
是異事況君習射全爲食傷治療之地則人之
爲言曾是常情之所不到而學稼於農自是必
然之理則學射於武夫豈可怪之事而且長日
射侯之際或自持療飢物而元無殺牛置酒之
事則執此爲言者眞是莫耶爲下豈意人心世
道之險至此之極也只自痛心而已奈何奈何
京裏痘患熾盛云尤慮尤慮餘萬形存心死不
能一一

寄舍姪顯命書庚申

來後不聞消息汝父事尚無結末耶氣力何以支持憂念之情靡刻少弛此中奉柩六日得達茶山窆以今十七日爲永窆摧殞柰何射侯之事不過欲療食傷之證元無殺牛置酒之事而媒孽者以此持之甚急云豈料人心世道至此極也汝父前所送書汝先坼見而傳之可也餘萬心神錯亂不復一一

與從姪休命書戊午

曾於叅奉行得見君書慰豁須溪而其還也適患眩證闕然不報殆以爲恨卽兹春暄閤况何

似懸遡良勤生不死於必死之疾渾室再生已極私幸而夢寐之外叨此　寵擢涯分踰矣感滿極矣一味惶感如不自容行期當在開月念後而內行亦謁於秋分之後曾前作倅未奉兩世祠宇恒切悚慼今欲陪往而秋分在於八月初八祖考諱祀不可行路中必趂其前入洛以爲過後卽謁之地方似便好臨時當送軍官率擔丁以進使聽指敎君若陪來則塞外相逢其喜如何

與從姪休命己未

卽玆清和閤況如何吾之所遭誠前古所未有而脫略塵紛閑注江干採釣爲業隨意倘佯老境所得不爲不多無往而非　君恩況舍兄舍姪之叙命出於　特恩一味惶感感淚自零

寄兒周命基命申命書庚申

來後不得音一味馳想汝輩眠食何以支保置汝等於他鄕將作萬里之行吾之情事何忍言所望只在於汝等相勉以保全之方且不廢課業吾之回還之日無以疾病貽吾之憂也且世道孔棘如履薄冰汝等又在憂服之中絕口不

言時事慎毋貽無窮之悔也叄人無他出入時
時省墓之外無非堅坐之日雖不能刻意讀書
每存心於書冊日日所相對而爲友者不出於
書冊則是爲父母之大願汝輩若思亾母之心
則又不可不深思而着力也行期定於六月廿
二日終不若七月之便而亦奈何

疏

寫進劄錄疏

伏以臣空踈愚劣最在輩流之下而前後 簡
拔實出常分之外 恩眷罙隆感悸交極思欲

殫心竭力少效消埃之報而顧臣才識淺短徒
積尸素之譏夙夜惶蹙以榮爲懼目見天災時
變式月斯生民命近止國虞方殷　聖明憂勤
於上百僚震懾於下茫然若涉大川而無津涯
臣嘗中夜詠歎以心語口曰　聖質英明決非
亾國之君而危兆敗證一何叢萃於今耶得非
仁愛之天心正欲玉成我　殿下耶然則此正
因時乘勢有爲之會不可苟且偸安姑息之時
愚臣願忠之情於是尤切而文旣拙澁語涉陳
腐恐不足以有槪於　聖心謹取　仁祖朝儒

臣鄭經世劄疏若干條淨寫一通仰備 乙覽

蓋鄭經世學問道德之懿爲士林之所宗匠忠君憂國之誠歷三朝而如一日 仁祖大王深加敬重引置經幄之上畀以啓沃之責有事必咨無言不從卒贊中興之盛績蔚爲東國之名臣今其徽言緖論猶有可尋於遺文而其所隨證投藥率多切實於當今昔仲長統見崔寔政論以爲人君宜寫一通置之座側蘇軾取陸贄奏議切於時政者獻諸神宗今者鄭經世疏劄宜置座側不啻崔寔之政論微臣獻芹出於血

恍竊效蘇軾之故事如蒙　聖慈不以愚陋而忽之常置左右日加省覽則恍然若親見其人而親聞其語以　殿下英睿之資好學之誠必爲之心融神會而有不同時之歎其於幽獨得肆之地紛華波動之際亦必穆然而思惕然而警尊所聞行所知之功自然薰蒸透澈融液周徧弭災袪弊之策修己治人之術皆可得之於此其爲有補於聖化者夫豈小小矣乎仍竊伏念今此所進劄券中戊申一疏乃光海時所投進者也其言之痛切懇惻誠足以感動人主而

惟庸罔念如水投石自速顚隮竟致覆亾之禍以此觀之則以鄭經世一人之言而光海不用則亾　仁祖用之則興言之用與不用而興亾判焉可不愼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先民有言欲法堯舜當法祖宗然則　殿下之所當鑑者其不在於光海乎　殿下之所當法者其不在於　仁祖乎雖然孔子曰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倘　殿下之所以處之者或出於此則雖使忠言嘉謨日陳於前不過爲紙上之空言終亦何益之有哉而大非愚

臣今日寫進之本意也伏願　殿下念玆念玆非徒悅之而又必繹焉非徒從之而又必改焉粹然以古聖人自期而終始愼厥與焉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擬上辭兵曹叅議疏

伏以臣至愚極陋最出輩流之下而蒙被　殊渥驟居頂玉之班福過之災理所必至曾忝海邑重嬰水土自罹巨創乘虛猝劇轉輾沉痼危惡不測頑痰塞胷則氣絕移時咳喘蔟作則呼吸不通火熱上攻精神昏霧濕痰流注左邊受

傷膝脚偏枯寒冷若氷足心浮疼刺痛如鍼少有行步脛骨輒痛顚仆良久方始鎭定種種醜穢之狀難以毛舉得保軀命於在疚之日實是始慮之所不及也外除之後卽赴温泉蓋冀僥倖於萬一而不圖地部承宣之 命荐降於旬月之內無狀如臣何以得此於 聖明哉揆分惶感措躬無地一縷未絶之前不敢言病舁疾登途寸寸前進初非有望於陳力只爲扣謝
恩光而退矣行到嶺底始聞蒙 恩遞職感戴
洪造退歸田里迎醫診證藥石阻絶而舊痾未

除新恙添加諸般敗證迭出侵凌寒熱交作吐血頻發頭目昏眩心胷痞結精爽烟浮恍惚難狀當暑閉戶重裘處燠藥餌爲命苟延時日今玆夏官之　除又出夢寐之外臣承　命祗懼且感且悚惟當力疾造　朝期斃職事而顧臣所患已入骨髓千里匍匐百計末由臣之情勢實爲狼狽徊徨累日不知所出臣若有一毫可堪趨造之勢何敢餙爲虛讓自速逋慢之誅哉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憐臣痼病察臣危悃特許遞免使得專意調治則自今至死之年莫非

天地生成之恩臣無任惶隕祈懇之至

辭左議政疏 代作 丁未

伏以臣於日者伏蒙史官宣諭 聖批且遣太醫賫藥來救 聖恩深厚際天塞地臣且感且悚涕泣累日罔知所以措躬也十行 綸音誨諭備至臣子此時豈敢言病情勢悶蹙有不暇顧臣當力疾扶曳期趲道路而第臣事國無狀罪惡貫盈人非已極鬼責隨至病纏骨髓與死爲鄰種種危惡之狀已陳於前疏而 主恩愈隆臣病愈篤眞元已竭命脉如縷非常之證遂

日斯生虛嘔不止飲啖專廢頑痰塞胷則移時
氣絶火熱上攻則視物莫辨耳聾日甚人語難
分頭痛如剖眩證轉劇魂迷膽悸語澁神霧顚
然床席爲一僵尸晝夜昏倒如在烟霧有時心
動若發狂疾猶人飲酒極醉惘然不知有身也
史官之來亦不能自力秖受加服拖紳卧而承
命此實史官與太醫之所目覩者螻蟻微命
死固已晩而受　恩未謝永辭明時則九泉他
日臣目不瞑臣每念此自不覺腸之斷而氣之
塞也鄕人之見臣者固莫不愍然而憂之至於

朝士之過此歷訪者亦且見臣而哀之對人語及累言其證勢之難治而聞其到京之後以為不至大段有若餙詐托病者然云白日高懸容光不照 殿下又安知微臣將死之實狀也此莫非臣平日行已不見信於同朝者有以致之而臣之蹤跡臲卼不可復立於世於此亦可見矣臣若有一毫可堪登途之勢而敢為虛辭詭說以欺罔 殿下則豈但為 殿下之罪人天地神祇亦所不赦而臨之在上焉可誣也奄奄危綴死期已迫自列之章不容少緩而無計搆

思尚稽于今終未免借手於人以陳此崩迫之悃而辭不達意只溷 天聽臣罪至此尤無所逃如蒙 聖慈憐臣垂絶之命察臣危悶之勢本職及兼帶諸司之任並許鐫免使之一日釋負而就木則天地生成之恩臣當殞首而結草且臣伏聞秋科祿捧倉官輸送臣京家云曾於夏科須祿之時亦有此舉而守家之奴旣不敢拒又不卽通於臣遂令請還之疏過時而未及達不得已姑藏京家而常懷惶悶之心矣今玆輸送之 教又出意慮之外夫無事而食祿旣

無其義則病伏鄉村而耗費 國廪寧有是理以義以理萬無承受之道而 國穀之久置私家亦甚未安亟 命有司並與前祿而還收以安臣心以尊 國體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怖戰灼血泣祈懇之至

辭左議政再疏代作 丁未

伏以臣事 國無狀獲罪于天病纏骨髓朝暮待盡前後 溫綸誨諭切至而無計自力坐速逋慢奄奄垂死之中只竢鈇鉞之下 聖德海涵異數偏隆更辱史官來宣 聖批一札十行

懇惻丁寧片言半辭實出至誠臣手奉口誦涕隨言零益感益懼無地可以措躬也今此天災之慘振古所無一年之內極備極無八路之中赤地同然序屬西成之節民無一粒之稼蒼生其將盡劉赤子化爲龍蛇靡有孑遺之歎不幸復起於明時邦本如此何以爲國倬彼難諶之天必有赫怒之端宜 殿下之惕然深省食不遑暇乙丙危懼慼然若涉大川而無津也此正上下同心共濟之秋有非臣子引嫌屛伏之時而顧臣病源深痼一命如線僵仆枕席與死爲

隣乍進乍退劇歇無常虛嘔少止而旋又發作作必危苦而累日不止一身之氣盡逆于上血脉絞急引掣拘痛火迷心竅而精神昏昏熱上攻腦而兩眼眈眈視物莫辨如隔重霧聾病有加眩證日增驚悸怔忪痰塞語澁寒熱交至頭痛轉甚粒米專廢元氣澌盡坐卧轉側尙須人扶千里匍匐百計無由種種醜狀已悉前疏想亦盡徹於 天日之下而今承 聖諭勉之以不拘必嫌是 殿下未能洞燭微臣將死之實狀而疑臣之或有所虛餙也此莫非臣誠未上

格不見信於　君父之致臣誠惶怖震悸罔知所以自容區區危悃天實臨之伏乞　聖慈特加矜憫察臣死期之已迫使之釋負而就木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至於祿俸還收之請亦未蒙　允惶悶之至增一病也無事而食於上古人以爲不恭臣雖至愚亦知斯義病伏鄕村耗費　國廪揆以事體决無是理亟　命有司並收前祿以安臣心不勝幸甚臣無任瞻天戀聖涕泣祈懇之至

辭左尹疏 代季舅金公徽作　丁未

伏以臣狗馬之疾再煩 天聽瀆冒之罪萬殞猶輕席藁私室恭竢鈇鉞 譴罰不加 溫諭又降至使臣調理上來臣聞 命驚惶且感且悚罔知所以措躬也惟當力疾造 朝期殫職事而顧臣所嬰之疾今已三十年矣桑榆已迫蒲柳先秋轉輾沉痼漸至膏肓種種醜惡之狀已悉於前後疏單而萬里行役之餘反被浴椒之害舊證轉劇新恙添加胷腹疝寒之痛旣無一分之減齒齦浮痛之證又至危苦之域日夜狂叫殆不省事炙熱益熾煩渴欲死口噤不開

飲啖都廢肌膚戍削命脉如縷精神昏䁱思慮顚錯委頓床席坐卧須人匍匐就列百計末由
聖恩如天報答無階一味惶蹙不知所出臣若有一毫可堪趨造之勢則何敢虛辭餙誣一向退伏只圖偸安之計坐速逋慢之誅乎京兆務劇非如閒局之比緣臣病篤致有累月之曠臣之狼狽已極矣罪戾益深矣臣若以煩猥爲嫌瀆擾爲懼徒懷悶迫之情自阻　孔邇之聽則終愧以忠之事殊非無隱之義玆敢冒死哀籲冀蒙　恩遞至再至三而不知止實露崩迫

之懇夫豈可已而不已哉伏乞 聖慈天地父
母憐臣劇病察臣危悃 亟許鐫免俾專調治
以安愚分以全微命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悶切
迫祈懇之至

劄

雷變劄 原本逸 己未

批曰省覽劄辭滿紙誠誨實出於憂國愛君之誠
深用嘉尚

啓辭

大司憲避嫌啓辭

臣頃忝本職以罪人韓舜錫嚴刑究問事有所論列矣厥后蒙 允捧承傳之後禁府之臣所當依 傳旨亶請嚴刑而託以循例泛請刑推使奸人竊笑有識寒心其輕視臺章不有公議已不足言乃怠棄邦憲庇護罪人之狀實關朝廷之紀律且前日臣以闕內拜禮未安事亦有所論列旣蒙稟處之 命本府啓辭稟處間姑停矣及至該曹回啓之日臣已遞職其時臺官若不言連啓則相議停啓可也如其不然則復申前論亦可也若停若啓終無一言之出於朝

報以示公論可否之意者其壞了臺體墜損舊
章亦已甚矣蓋臣之所論雖若小事亦關　祖
宗之典法朝廷之儀度其論已發於臺閣之上
則豈可慢不可否而忽棄之如斯也況臣伏覩
禮曹覆啓其所論說非今典非古禮傅會謬戾
大失法典尊君嚴上之旨而　判下之敎有曰
流來之規今不可變改云臣抱咫尺之義守管
蠡之見終不能枉心詘己奉承以周旋此又臣
之罪也凡此等事無非如臣無似忝居臺席不
能見信於上下自取人之輕侮以辱朝廷其何

敢強顔於職次臣以衰朽遲鈍出肅累日今始
來避所失尤大請 命遞斥臣職

箋

賀 大殿上尊號箋

德居功先既躋喜運之泰實包名外聿覩徽號
之尊雖舊維新在古誰亢恭惟轉亂爲治用晦
而明北極遙臨終格拱辰之義東溟逈霽永戢
橫海之鱗宜騰顯稱合彰洪伐伏念職廢司甸
跡阻趨班維翰維屛縱愧甘棠之詠以蹈以舞
敢後嵩山之呼

賀 大殿誕日箋

誕膺吉夢祥協電繞於星聿値佳辰慶屬陽生
之月蓂呈一葉松獻萬年恭惟大勳光宗茂社
延世丹人報德終銷日毋之氛紫極輸誠欵承
天子之命肆見長春之節適當太平之期伏念
職忝司畿迹阻詣闕治亂一部縱愧金鑑之箴
壽富多男願效華封之祝

大妃殿上尊號賀 大殿箋

華舊維新屬濟屯之亨運奉慈以孝擧獻號之
徽章喜溢臣工慶關宗社恭惟履端兢業養志

怡愉日馭初昇快覩彝倫之正坤綱再肅亟雪幽宮之寃肆責貢其顯稱允恊副于輿願伏念臣等俱以庸品幸際昌辰斗戾山摧仰母儀以不匱鳧趨虎拜祝聖壽之無疆

正朝百官賀箋

逢時建寅知盛德之在木如日當午慶至化之無垠歡均幅員喜溢朝野恭惟師堯則大體舜用中銅渾運衡叶龜疇而齊政玉管移律遵鳳曆而調元肆與物而皆春庸順序而行夏伏念俱以駑質濫紆鴻私瞻望紫宸愧蔑絲毫之補

蹈舞丹陛徒切罔陵之呼

賀溫泉臨浴後　王候平復箋 代方伯作

吾　王不豫方切臣民之隱憂翼日乃瘳幸賴
相宗之陰隲百僚相慶八路同歡恭惟　主
上殿下臨御以來不幸有疾醴泉消病昔聞建
武之朝神水蠲痾今見聖明之世眞是勿藥有
喜豈非自天降康伏念臣國耳心丹方面尸素
勉勵增秩縱愧漢世之良壽富多男敢效華封
之祝

賀正朝箋 代方伯作

協時正日咸仰傾否之休除舊更新聿覩交泰之運歡均普率喜溢臣鄰恭惟體舜用中師堯則大順時行夏遵鳳曆而調元與物皆春叶龜疇而齊政茲當建寅之節益逕如日之升伏念跡滯西關心懸北闕維屏維翰縱愧周人之詩以舞以蹈敢獻華封之祝

賀正朝箋代兵使作

體仁足以長人咸仰如日當午乾元首出庶物聿覩逢時建寅四海同春萬邦攸慶恭惟 聖智天縱聰明有臨法重華之用中在璣齊政師

放勳之克讓治曆明時玆當革舊之辰益迓鼎新之運伏念猥以駑質偏荷鴻私跡滯西關縱阻燕賀之列心懸北極倍殫嵩呼之誠

賀冬至箋 代兵使作

百工允釐方當交泰之運一陽初動聿覩來復之祥率普共歡臣民胥悅恭惟以明明聖承丕丕基七政齊衡同符天地功用五行循軌咸仰日月光華玆下剛反之辰益迓長綫之慶伏念心懸北極跡滯西關路阻鵷鷺之班縱恨山河之夐誠深犬馬之戀敢祝岡陵之嵩

序

光山李氏族契序

世之論孝友敦睦之行者必稱光山李氏稱李氏亦必首三先生卽嶺南三容也文穆公之所敬重也星山誌詳焉余嘗承父兄之緖論而聞之矣及贅于玆門窺其家法焉本之孝悌尙之仁厚吉凶同慶吊榮辱共欣慽余於是益信所聞者不虛而三先生之澤蓋未斬也歲丙申十二月初吉李氏宗黨無少長會于高村之里修契事也咸以爲吾宗世守敦睦而後屬漸遠恐

未能無忝若圖常親不疎悠久不忘莫若契也于以列書宗族長幼之序契焉睦也又書異姓傍親之玆聞者同焉婣也合而名之曰族契相與助守望扶疾病勸德業規過失賀吉慶救患難父以訓子兄以勗弟子以詒孫睦婣之風永垂後昆則家聲不墜矣古道復行矣豈不爲吾宗無疆之福也人無異辭遂成契帖徵余序余亦異姓而同契者也義不可以不文辭於是乎書

跋

書詩傳節要續後

此詩傳節要乃先君子手澤而只有下卷紙弊而生毛余於撫翫之餘恒切孤露之感恐其愈久而愈弊也黃馬之冬待罪北臬乃於公退之暇手自褙紙且束一空卷欲續以成帙而風塵汩汩恨未易就歲辛酉蒙　恩家食于忠原之金灘始得依樣而畢業焉遂粧二卷而爲一秩以遺兒輩雖其筆力老拙不能以髣髴於先澤而使後之爲子孫者觀之則其感念而愛翫之者當與乃父今日之情無異庶幾珍藏而勿失

以爲爾曹之世寶也崇禎後五十五年癸亥六月下澣識

箴

進夙興夜寐續箴

人之爲人由克敬敬之如何在存省鷄鳴而寤澹然明夜久而寐百體寧是以君子恆惕若早夜以思罔敢忽乃寢乃興念在玆樂在其中不爲疲求仁則是作聖基拜手賡載旅丹墀昧爽丕顯成湯則夜以繼日元聖法臣願我 王終始一

朴谷先生文集卷之一

朴谷先生文集卷之二

祭文

祭東湖李先生辭文

惟靈忠厚之質得於天和樂之德稟於性陪鯉庭而涵養乎詩禮登龍門而成就其學業蘭香早播　璽書繁徵而無慕乎爵位有樂於江湖天示仁壽缺公歸得正我又何悲第念魯質夙贅德門多荷發蒙之功常切感恩之忱而事不從心會不以時此恨闕情詎嘗暫忘去秋入洛祖冬還家聞公病篤奔走來候則形容雖羸精

神不耗尙冀无妄佇見勿藥暫離淸範奄傳凶
音那知一夕之別便成千古之訣昔我王父契
託金蘭亦粤先子義結瓜葛在今後生不渝先
志時承晤語如見祖父疑從公而質過賴公之
規此樂將期於永世彼天不假予大限悲夫悲
夫已矣已矣靈辰不畱若堂載封祖道春風聲
欬髣髴屋樑殘月肴目依俙傾耳而莫聞公之
語擧目而不見公之顔心之悲矣誰其知之嗚
呼哀哉

祭伯舅郡守金公㲉文

嗚呼公亡琴祥已迫禮制有限几筵將撤從今
以往幽明永隔此生何處更承清光長已矣夫
萬事亡羊我懷之痛地久天長人於兩間孰無
舅甥惟公於我義均爺孃不天孤露憚我零丁
過無我貶善無我臧公乃子視誘我義方至誠
撫恤無間已生如喚於寐若相於盲迷途知復
是誰之匡辛卯之秋余忝上庠公時出宰西湖
之畺公來自東板輿之行我迎我公蘸歧之叩
相逢喜溢公謂我榮優倡挾路百戲俱呈公亦
有言貽悅萱堂辭公遠來于嶺之鄉中年離合

幾多闊情渭北江南望若參商歲値黃狗公莅江陽去我新庄一葦可杭余且叩盆踽踽嬛嬛公卽招我處之公傍得公依歸我憂以襄逮余有室余始離公臨別贈言只在重逢肆我省公節迫天中踰月在側開我昏蒙不容何病公適遭謗不可無從暮年嚴程我護公行乃至于京公入牢狴我獨南征圓門告別如割心腸十步九顧有淚盈眶此日此懷漢水湯湯公謫寧鄉四耐舊庄婆娑初服寵辱俱忘一鞭候門余豈無誠山川悠遠一念長懸渡灞南還定計承顏

轉輾借乘事與心違公乃貽書責我徑歸何待
公言自訟如醒家兄作宰于彼臨瀛奉親就養
路出于寧公以書報鬱陶弟兄天與今日佇看
眼靑屈指行期云我歡迎我時憂病我行苦遲
戒道將發公遽騎箕吾猶未信始聞而疑悲夫
悲夫視天夢夢嗟何及矣事徃如鴻關東歸路
始哭柩前叩之不應卽之無聞天道如何使公
至此河海之量山嶽之氣孝友之性亶諒之質
峻整之器通達之識魁傑之度剛毅之行持身
不苟行已必正惡如探湯善如不及寡與多忤

與世抹擻其見慍于固也無怪公則怡如不存
纎芥君子所履小人所憚聞公之風立懦廉頑
位止四品豈稱其德壽纔耳順神理何漠得全
而歸公應無憾觸物而悲後死之感想像音容
宛其如昨儀形永秘九原莫作荒山草宿故宅
烟凉靡瞻靡依稚兒遑遑人情到此只增永傷
緘辭千里代奠一觴奠雖代手哭不借聲不昧
猶存庶歆心香

祭郭昌原 弘祉 文 丙申

惟靈温良愷悌之資孝友忠信之行卓犖之才

耿介之標談笑春風胷襟秋霜餘力學文早登螭陛行誼文章矜式遠邇貯公蘭臺之上則舜服可繪處公薇垣之中則漢遺可拾展布乎四體施設乎百爲鳴國家之大盛是不難矣天旣生之天反厥之半世栖遑只是幕僚郎署再佩銅魚但能遺愛百里則公之所稟者何其豐而公之所施者何其嗇也時耶命耶誰從造物者而致詰乎然而祿位軒冕非公之性雲烟水石維子之居朋而滿堂酒而盈罇乾坤醉鄉銷遣世慮人不我與而公之操愈確世莫我知而公

之志自裕公之足跡未嘗一染於朱門則豈易所謂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耶抑吾聞之天道至公殃慶以類懷才而官未達則必爲之遐其壽種德而位不顯則必爲之大其後所以使人興起而勸於善也然則公之蘊蓄宜若達而施於朝矣而一齊衆楚公之位不稱矣於此焉可以遐其壽矣而纔逾知命公之壽不遐矣於此焉又可以大其後矣而門楣寂寞尚無嗣孫天道之不公耶殃慶之不類耶理之違舛一何至此不知冥冥之中亦能耿耿于此而齎之天公

愬之冥司默佑陰隲無所不至耶抑幽明殊路
塵念已灰冥然漠然莫聞莫知耶與言及此安
得制涙嗚呼哀哉先子於公夙有同門之樂逮
至今日忝成兩家之好貪緣出入猥荷不鄙之
眷提撕誘掖實切感德之忱甲午之春聿來于
星去公新庄未滿一舍翩翩徃來款款其誨有
酒喚我無酒沽我春山秋水賞花鱠鯉此樂將
期於永世彼天不憖乎大限悲夫悲夫吾將安
仰想像儀容宛其如昨而屈指公亾朞祥忽迫
新阡草宿故宅烟悲舉目山河物是人非已乎

已乎更何言哉升堂欲見殘月依依於屋樑傾耳欲聞悲風颯颯於溪山九原莫作萬事亾年我懷之慟俾也可忘單杯薄奠聊以寓哀不昧猶存庶賜降格

祭鄭昌寧道應文

嗚呼公乎捨此而何之耶鶴髮提胷望切倚閭而公不知孤孀叩心孝子叫天而公不顧神精飄而冥寞肢體歛於一木去平生之所處將遠歸乎山中栗里何惡公反不肎山陽何好公乃爲寧人生到於此地行路爲之呑聲矧高山之

仰止伊余懷之曷極嗚呼哀哉公有温良愷悌之資和順從容之德耿介拔俗之標孝友忠信之行公之所得於天賦者固已如此其厚矣而早襲家庭之訓浸潤詩禮之場薰陶乎德性而磨礱乎道義涵養其氣質而振作其才華蓋將以展布乎四體施設乎百爲而遭時世之孔棘夙絶意於藝苑矢考槃於林泉堅介石之貞心惟性命之是全不求聞於當世蘭香播而莫掩鶴書翩於卬園不仕無義幡然而改栖遲兩縣爲親而屈若其聽斷之嚴明讞决之公正右文

興學之治導迪牖民之化特公之緒餘而推而上之可以賁飾乎世道時乎不來竟至流澤於一方則公之所稟者何其豐而公之所施者何其嗇也時耶命耶誰從造物者而致詰乎嗚呼哀哉昔我王父惟暨先生(指愚伏)心同道協膠漆金蘭施及後人益篤魯衛之情逮至今日遂成秦晉之好三世通家百年襟期分離南北縱未能源源於日夕懿範淑容未嘗不耿耿於心目時憑簡札以舒思戀之苦要我南歸擬做追遊之樂中心好而願從指九秋而爲期何彼蒼之

不憖奄一疾而長辭哀邦家之殄瘁極吾黨之凋零神乎鬼乎胡寧忍此余千里而匍匐哭寢門而失聲想英靈之如在痛九原之莫作升公堂而不見惟屋樑之殘月傾我耳而無聞俚溪山之凄風此生何日更接清光一觴永訣萬古幽明不昧者存歆此苾香

祭琴進士致謙文

戊戌之冬始識公面新傾舊盖何晚相見我愛公眞公與我猶江渭旋阻夢魂徒勤我贄于玆翌年之春何幸與公義忝婭姻我西公東一水

中分翩翩來往不暮則晨春山秋水美景良辰
無酒則沽有酒則酧相對輒醉消遣世慮忘歲
忘形款款陶陶將期百年永以爲好何天不憖
奪我斯速使公至此理固難必耿介之性慈詳
之質餘力學文早題太學妙齡聲譽動吾南服
中年嬰疾遂廢舉業窮通理遣得喪任天居閒
養靜素履愈堅旣耋之位宜壽之康四十五年
隙駟催光吾欲問神神何茫茫所慰雙璧謝樹
荀龍佇看公閭駟馬可容天道福善或其在玆
方公之喪旣孤憑屍其窆其練俱闕匍匐幽明

愧負巧舌難餙歲月滔滔琴祥忽迫山溪景色
昔年今日物是人非萬事亾矣從今何處更襲
芬芳我懷之悲俾也可忘至哀無文言不必長
一瓣心香來格洋洋

祭季父直長府君文

伏惟尊靈端重之儀溫雅之度剛潔之操峻整
之器早襲家庭之訓夙擅詞苑之名言論風裁
足以激勵乎頹俗立心制行可以矜式乎季世
鄉黨之所推許者惟在立揚而弘功業輩流之
所屬望者亦在展布素所蘊而時乎不來命與

仇謀再調傳命之官例遷循序之寘末疾爲祟未究厥施廿載江湖賫志沒世八袠引年既不足以稱公之德七品卑官又焉得以爲公之榮吾欲問天天但蒼蒼吾欲問神神何漠漠不孝無狀夙遭愍凶偏蒙提撕之恩終始仰成于公得至今日莫非公賜中年離合尚此關情今胡不淑使我心摧靈辰不留柳車既飾人間今夕地下千秋此生何日更承淸光傾耳而莫聞公之言擧目而不見公之顏一聲長痛五內如裂言不可盡情不可極單盃薦誠庶賜降格

祭亡弟士膺文 癸卯

君之亡幾日而祥已周耶噫君其眞爲泉下人耶吾以爲眞也則福善禍淫天之理矣以君之才不應草木與同腐矣以君之德不應靑年而夭折矣吾以爲非眞也則君之迹已陳於人間矣慈詳耿介之質不可得以復見矣和順從容之德不可得以復見矣秋月氷壺之姿不可得以復見矣望儼卽温之表不可得以復見矣噫君其眞爲泉下人矣君其自此不得孝於親矣君其自此不得友于兄弟矣君其自此不能樂

爾妻孥矣君其自此不能宜爾室家矣噫君其
捨我而何之矣君與我爲兄弟於世上二十有
九年矣自免父母之懷未嘗一日而相離矣晝
則共其課業矣夜則同其衾枕矣中年以來未
免衣食於奔走矣兄南弟北幾多魂夢之相隨
矣自怡阻矣縱有恨於當日矣式相好矣擬百
年之永保矣何天意之不淑奄一去而莫追矣
噫君其捨我而何之矣自君之亡矣無復有意
於斯世矣悼亡之恨日日而愈深矣失序之痛
去去而益甚矣看雲之淚泫矣聽鴈之魂銷矣

腸一日而九迴矣心欲絶而骨驚矣噫君何長卧而若懟矣時序之還矣萬物之回春矣惟君之亾矣曷月而言旋矣鶴髮慘慘倚閭而望切矣鴒原嬛嬛孔懷之痛迫矣青孀孑孑血泣而哀號矣黃口遑遑候門而呼爺矣噫君何長卧而若懟矣嗚呼哀哉惟余險釁夙遭愍凶余未弱冠君未成童靡瞻靡依惟余與汝誰弟誰兄是伴是侶蓋於其時去鬼不遐幸賴伯氏至誠切磋余下魚魯君沒江河甘文戰藝君在第一蘭香自播令聞無匹躄蹶何傷謂必大施顔回

不幸李廣數奇非君無祿惟家之否遡來家禍
念之酸鼻四五年間人事尚寐惟君愷悌旣少
而康非憂惟疾只冀立揚命矣斯人一病危惡
中原之行蓋爲就藥衝寒涉遠豈無添傷藥不
見效漸至膏肓情宜急難他不遑恤適奉聖善
言就伯邑逶遲海上半月始達眞珠路中聞君
病篤心驚膽悸若癡若狂食不堪咽寢不安床
于時雪塞關路阻絶思君一念曷其有佸征鞍
未稅轉向連原踰深越險兄弟重看形容換盡
肌膚戍削愍然相對但有涕泣言雖寬譬心則

如割所冀神明庶幾勿藥郵亭冷落攝養不宜
舁往遠坪日投良劑春煦漸暄病亦少蘇臨瀛
之往慈闈戀切堤鄉之滯中路病劇天只來護
日向佳境於心竊喜謂或可求事有難便勢將
踰嶺留調花山非余計偶衆論携貳歸思且誘
吾末如何病情難抑還家屬耳昔疾更作不用
轍謀悔之何及轉展沉痼良醫束手尚有僥倖
叜試鍼灸愛欲其生反促其死孰謂仁壽理不
可恃蒼天蒼天胡寧忍此嗟嗟余季是誠何事
老母在堂妻子無依割慈忍愛君獨何歸脩短

有數大限促耶乘彼白雲厭世濁耶樓成白玉須大筆耶或在於地爲松栢耶或在於天爲雨風耶思之摧肝言亦揑胷危疑未定事變無窮送死之際豈能無憾柩在淺土尚未營窆雖緣勢然厥咎誰任一子呱呱生髮未燥遽失顧復無父何怙每見此兒我心欲腐殷斯勤斯今僅行步君若有知應必貽悅如其有成忍使失學但今分離靡有定極使君家累獨在空谷塊芳歸來可堪悽惻竹洞之原將余卜宅徐待事定築室于玆要君室家與之同籬庶厥吾生前相賴

相持誓不凍餒君無憂焉與言及此有淚潸然人生於世誰則久視如晝必夜死歸生寄畢竟澌盡賢愚一致哲人知此達以觀之倘於泉裏有相見期吾於此日不必深悲可已不已吾亦不知滔滔歲月已迫初朞新阡草宿故家煙凉入室無覩殘月屋樑謦欬如昨儀形永閟垂絕之言耿耿在耳森然心目幾日可忘長已矣夫萬事亾羊此生何處更接清光我懷之痛地久天長至哀無文情溢辭蹙單杯薄奠詎展衷曲一聲長慟萬古幽明靈如不昧庶監我誠

祭亡室李氏文 戊戌

嗚呼君之病也我不能救療君之亡也我未及面訣豈料有如是之理耶營營薄宦縶我之身悠悠世故掣我之肘欲歸未歸忍度時日晩聞君病晨夜馳還行行未至凶聞忽報始聞而疑吾猶未信嗚呼去歲秋初余觀國于洛城臨別贈言冀余行之速迺維時君已嬰沉痼送我之後九月之內再得君書字畫如常言語有倫滿紙悲辭特是病人之常情君年尚強行見无妄之勿藥耶知一夕之別便成千古之訣君有老

病慈親又有幼稚二女君之願見我於奄奄之
際者無乃欲一言以相託耶我實無狀貪戀于
朝千里相違幽明遽隔君應未瞑我恨不窮嗚
呼黑馬之冬余贅于君屈指人間十六年于玆
見君性溫而惠心靜而專必敬必戒克盡無違
之德事上使下未見誠意之衰如君純善豈易
得哉且吾家世淸寒謀生齟齬賴君治內得免
阻飢家貧思良誠非虛語自謂宜爾之樂不在
梁鴻之後天道福善所恃神明君之令德宜享
遐祉而二十九年不啻隙駟之光陰半世同居

竟爲無主之孤魂嗚呼人生於世孰久覩而長生一致脩短竟同歸於澌盡他年九原倘無異於塵寰此日送君知有期於重逢所謂悲不幾時不悲者無窮期矣青山隱隱白楊蕭蕭素婁凄凄丹旐翩翩一聲長慟文不盡言靈如不昧庶鑑我誠

祭亾室文

歲月荏苒光陰倏忽君亾幾日朞祥已周禮制有限几筵將撤從今以往幽明永隔萬古千秋相見何日人情到此只增摧腸昔日君亾之時

兩女猶存悲啼慘號之狀雖不忍見而猶冀永保以慰君靈殷斯勤斯育子閔斯曾未閱歲幼兒遽夭孩提無識渠有何辜良由其父惡積殃及行路尚悲矧我至情今當敬奉靈几移妥梅庄而會値所恃就養湖南彼亦空舍君其誰依玆承聘母之命姑此權安于此待余有家之後以爲奉還之計竹林茅屋慘憺凄凉余懷之悲靈其知也耶

祭金公文 代安士正作

嗚呼公而至此天道寧論孝友之行睦婣之義

温良愷悌之資耿介拔俗之標峻整之器超詣之識鄉黨所服一家所推今其已矣奈何乎天有是生質之美且承家庭之訓餘力學文可大門閭而時乎不來命與仇謀原憲長貧顏回不幸神何漠漠理何茫茫去歲之春公遭叩盆滿室幼稺靡依何恃公時顧復未忍暫離曾未閱旬長卧若恝割慈忍愛公獨何之興言及此但有摧腸顧余險釁夙遭愍凶賴公提撕之恩不淪襟裾之域義均爺孃欲報罔極而方公之痛也旣不能奔走而執藥及公之斂也又未得匍

匐而憑殯遲遲一哭最在人後而求山營窆情義闕如雖緣勢然實坐誠薄忌恩負義孰有如甥者乎今奉老慈來哭柩前謦欬如昨儀刑永閟叩之而不應卽之而無覩人情到此何以爲心柳車旣餙薤露含悲自今以往永隔幽明此生何處更承淸光單杯薄奠萬古永訣一聲長痛地黑天蒼靈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祭金進士文 代安士正作

嗚呼有才必有用傳垂格言有德必有壽聖有謨訓有時而才未必用德未必壽則豈所謂理

者誠難推而天者誠難必耶公有端慤之行而濟之以和順之德公有聰穎之資而重之以出羣之才夙趨詩禮之庭服膺道義之訓游心翰墨之場留意墳典之學種德力行英華旁暢立幟騷壇日大以肆妙齡聲譽動吾南服立身揚名人皆屬望於公窮養達施公亦無讓於人而時乎不來命與仇謀蓮榜題名始在中身白首林泉徒事詩書既嗇之位宜壽之康纔踰耳順又奪其壽則公之所得於天者固已如彼其厚矣而公之食報於身者何其若是之薄耶向所

謂理難推而天難必者是耶非耶然而公之性旣不在於利達公之志又不貳於殀壽確乎不拔而富貴淫不能也毅然難奪而威武屈不能也忠信焉爲鄉黨之所推孝友焉爲一家之所服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篤行如公世鮮其儔安素履而愈堅豈惡尤之或形得其正而全歸彼罔生之何羨矧此滿庭之蘭玉無非謝家之寶樹已能從事於簡硯蔚爲瑞世之奇毛行看駟馬之容閭可驗餘慶之未艾天之報施善人之理其在斯歟嗚呼哀哉王父於公名雖舅甥公

於小子義實爺孃自先人丱角之日已就傅於
公庭及小子髫齔之年又受學於門墻開我昏
蒙懇懇乎引古而證今諭我義方諄諄然耳提
而面命使之無忝於所生者若父之詔子冀其
或有所成立者實出於衷曲小子無狀甘自暴
棄雖不能副公之望而不淪襟裾得齒乎人何
莫非賴公之賜也小子險釁夙遭愍凶公乃子
視至誠撫恤匍匐求救義既伸於初終指揮襄
奠恩不替於終始感德之忱山輕海淺如可報
也糜粉難酬而塵冗苦絆誠意且薄候問起居

之旣不能以時晉連承教之又不能如願我思悠悠只勤戀德之懷一念憧憧徒切仰山之誠而恃公氣力之強健謂享期頤之遐齡奉以周旋百歲爲期不慭一老天胡忍此公之病也執藥祈禳之情未遂公之葬也求山營窆之禮闕如愧負幽明巧舌難飾辜恩忘義孰有如小子者乎嗚呼哀哉昔我來斯載色載笑今我來斯莫聞莫覩慟余哭於寢門涕隨聲而交頤想儀刑而莫追增余懷之摧裂小子有過誰賴而匡小子有疑誰從而質心悵悵而靡依魂怳怳而

如失遠日已迫靈輀旣駕親朋咸集祖道將啓哀夜臺之一閉望再晨而何期薦苾芬而將事庶英靈之來格

祭庶叔文 代金春一作

嗚呼叔乎捨我而何之也捨我猶可獨不念妻子靡依耶割慈忍愛戢形骸於一木離家去里將遠歸乎山中於彼何好在此何惡何厭世而長辭若是之果也家運不幸奄至於斯耶倏短有數自不能違耶嗚呼叔生於辛酉余生於巳巳叔姪後先八年上下粤自齠齔之歲以至弱

冠之日同在王考之膝下未始一日而相離晝則課業於叔矣夜則聯枕於叔矣飮食焉是同遊戲焉是同憂而無不同樂而無不同中年以來人事變遷祖父捐舘家君宦遊余在潭上靡所與同築室遠坪惟叔是依恒日夕之同居擬百年之永保曾未幾何余入京洛別多會少一恨闕情叔未就衰余尚無恙將來相從不患無時矧今家君永矢卯園之志余亦從來可續初服之歡孰謂此計未遂而叔先謝世使我長抱無涯之慟也嗚呼叔有孝友之性愷悌之資高

潔之操謹飭之行天之所賦於叔者如此其不薄矣宜其食報於天可以享福於身而李廣數奇原憲長貧夙嬰危惡之證鍼藥技窮而未效家無擔石之儲簞瓢屢空而不繼自常人觀之孰不以爲苦而叔則處之晏如曾不掛意不以疾病之侵尋而動其心不以飢寒之切身而貳其志知其命也則誓九死而不悔非其義也則雖一芥而莫取未嘗有一毫營爲之念繫滯於胷中若如叔者求之古人亦不多讓而下焉不信世莫我知纔踰不惑天奪其壽孀婦提胷而

叔不應幼穉摧腸而叔不知閉此重泉長卧若
恝理之違舛一何至此三月之初叔來于京蓋
爲別家君燕山之行而治債之際事多忽卒半
旬留滯一未穩叙叔遽南歸苦挽不得送別悵
戀之中忽聞溝癘之報病裏添病理難支吾驚
憂焦念我心如煎而所恃神明尙冀勿藥數日
之內凶音踵至始焉而疑似夢非眞悲來塡膺
乃知非夢嗚呼蒼天此何爲哉拘於俗忌未卽
奔哭夏初之來危疑未已憑棺一慟始在今日
雖出事勢之固然實多辜負於幽明倘於泉裏

有相見期他年相對何以為顏單杯薄奠聊以寓哀一聲長痛萬古永訣靈如不昧庶幾來格

祭無祀鬼文

人之死生其類不一不得其死者今古何限或死於戰陣或亡於歐鬬或遭水火盜賊之患或罹飢寒疾疫之災或被頹壓於墻屋或見螫噬於虫獸或陷刑辟而非辜或緣財物而遇害或因妻妾而逢厄或危急而自縊或殞歿而無後或產難而死或震驚而死或墜傷而死凡若此類不知其幾名未編於鬼籍祀不及於身後幽

寃鬱結竆魂無托聚而爲妖散而爲沴人遇之而爲癘物遭之而爲疫傷和召災職競由爾非爾爲惡理勢則然靜思興歎良深傷悼玆者旱澇相仍饑饉荐臻孑遺殘民大命近止而潛遘厲虐死亾無筭間有朝焉嬉嬉夕焉奄忽在在皆然人人危懼加以牛疫熾張遇者輒死雞犬自斃十亾八九此何景也胡然而致也食出於農農本於牛民之所重實在於是而今旣盡矣民何賴焉究厥降災之所由雖若深遠而難見卽其易知而推之莫非爾神之爲祟惟余不佞

忝莅茲土闔境人鬼皆余所司人罹禍殃誠不得不以爲憂而鬼失其享又豈敢不用其心哉况此飄散無依爲下民災者庸非守土之人所當收享而慰綏乎是用告于城隍名集羣靈以侑酒食以祈冥佑非敢諂也是其職耳惟爾衆神羣來會食釋舊寃之幽結致新和之冲融掃癘疫於宇內躋民物於壽域俾雨暘而時若庶幽明之交泰

丘墓文

承議郎安公墓表

公姓安諱景淹字文甫其先順興人文成公諱裕其鼻祖也文成以後赫世卿相有以德行名有以功業顯相望於麗乘至高祖將仕郎諱善孫始居安東曾祖諱處貞承仕郎祖諱琇平安道都事考諱霆副護軍妣淑人金氏僉知希瑞之女以萬曆乙未十一月五日生公于佳丘里第始護軍公有兄諱霽忠清道都事 贈禮曹叅議配淑夫人權氏無嗣取而子之癸卯叅議公卒時公九歲哀號哭擗無異成人 顯廟甲寅正月十五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初窆于

師尼山外舅叅判公墓下後移窆于府東文巖午向之原公天資樂易醇謹慈良怡愉于兄弟睦婣于族黨嘗一登鄉選不利於禮部遂不事舉業庭前列植花卉晨起徜徉於其間親朋至必命酒盡歡年旣期頤康健不衰能騎馬出入溪山臂蒼牽黃日以爲娛至於財與利退避如㤼夫聞人過惡未嘗出諸口人服其厚德焉公聘永嘉權氏高麗太師幸之後叅判泰一之女柔嘉貞淑配君子無違德生于萬曆丙申十月七日卒于乙丑二月二十六日壽九十以其年

四月祔葬于公墓右生一男二女男檼女適士人朴慄進士琴致謙皆先公歿檼娶吏曹參判金榮祖女一男重鉉　貞陵參奉四女幼學張鈺大司憲李元祿學生朴成厦縣監許堣其壻也慄三男世老廷賢廷相二女進士鄭時衎幼學吳弼周致謙二男以正以南重鉉娶縣監張錸女生四男二女龜石鍊石俱中生員進士老石生員餘幼內外曾玄孫又四十餘人參奉君嘗欲表墓道徵余識其陰不幸未就而早世嗚呼痛哉今其諸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惟不克遂

先志是懼狀公行泣而請義不可以不文辭遂不撰蕪拙而掇其狀參以平日所見聞叙之如右云

六代祖考承仕郎府君墓碣後小識

吾王父識此陰五十有餘年而遷就未豎後裔之恨大矣兹與宗人謀立短碣六世孫宇恒適宰是邑捐供伐石而豎焉幹其事者玄孫伯雨也內外子孫千餘人亦多顯于朝者不能盡記今略之以竢後日云

雜著

問剛柔策題

問人君御世之道剛與柔而已過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何以則得其中而無二者之弊歟乾剛坤柔之道剛克柔克之義可得聞其詳歟唐虞三代之盛亦有剛柔之可言歟秦皇漢武之剛無救虛耗之勢周赧漢獻之柔竟致覆亡之禍剛柔果無關於爲國歟剛毅振綱維而海內安寧柔道治天下而炎運重恢剛柔若是其有關於治道歟剛暴猜虐之煬帝柔懦懦弱之高宗剛柔不同而同歸於亂亡者何歟

此外歷代之君必有剛柔得中而致治平者亦必有剛柔失中而致危亂者可歷指而詳言歟試以今日之事言之 聖上臨御能柔能剛庶見剛柔得中百度惟貞而近年以來政尚寬平人不畏法紀綱解弛庶事叢脞漸入委靡之域少無振奮之望若此不已國不爲國識者寒心於此極矣如欲蔑強剛毅之德自行於宮庭之內寬裕溫柔之化丕變於湖山之外其道何由諸生目擊時事必有慨然於心者其各悉著于篇

氣數策

對曷嘗有以丘瓊山之言復於先生者乎其言曰天下國家有治則有亂人君能於無事之時恒以治亂爲念則國家常治而不亂此言制治之策在於人事之修也亦嘗有以邵伯温之説復於先生者乎其説曰盡人事而後可以言天苟一切歸之於天則人事廢矣此言氣數之盛由於人事之得也愚嘗得是説於遺篇驗是理於當世仰觀於天而歎氣數之已衰俯察於人而慨人事之不盡扼腕多年吐氣無路荊圍承

問有數存焉愚敢展底蘊而爲之說曰治必因亂亂則開治而治不自治必有致治之道亂不自亂必有致亂之由蓋一盈一虛之相乘者在上之氣數也或得或失之相仍者在下之人事也由其在下者之得失以致在上者之盛衰而施爲酬酢之不一轉移回薄之不窮者斯固理之所必然而治亂之所以分也是以人事得於下則氣數盛於上而時可措於昌明人事失於下則氣數衰於上而世必至於杌揑古之帝王有見乎此不憂氣數之或衰而惟患人事之有

失務盡在我之道以臻在天之應而國有泰山之安世無累卵之危以至三綱九法之大也九族百姓之煩也遠而萬邦也四夷也無不正矣無不叙矣無不昭明矣無不協和矣氣數旣已盛於其上人事自不失於其下則若是乎氣數人事之必相關於治道也如使人事違拂於下而氣數消歇於上則又何惑乎亂亾之相尋也雖然氣數者在天者也人事者在我者也在我者旣盡則在天者無不盛而可以轉亂而爲治矣在我者或失則在天者無不衰而不可以保

邦於未危矣嗚呼消息盈虛者在天之氣數也是非得失者在我之人事也在天者吾不得以與焉在我者吾可得以自盡然則操風化之權任治亂之責者可不修在我之人事順在天之氣數乎請因明問而白之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而九年懷襄猶未平於盛世春秋風雨王澤渴矣而十篇鈇鉞正名分於當時則唐堯一亂由氣數之或然素王一治異於人之治之萬世永賴大禹之功至矣而未及三世羿浞之禍斯慘百年德洽文武之化隆矣而傳纔五王膠舟之

變罔極則當時之人事可知氣數之衰替固然降而後若漢也若唐也若宋也俗幾成康後元之治可觀德比湯武貞觀之政足尚仁厚有餘乾德之化斯純而東京赫業分崩於閹竪之煽亂大唐天下蕩析於藩鎮之擅命屬猪乾坤終移於羯奴之憑陵人事得失方策昭然氣數盛衰何必覼縷噫早使當世之君留意挽回之策則轉移之機豈無其術而委之氣數者滔滔求之人事者寥寥歸來千載可勝歎哉大抵聖王之治不常有於天下氣數之行莫不關於人事

而蕩蕩難名之世反有汎濫之沴慄慄危懼之君乃値苦旱之災夫如是則古人之所謂氣數由於人事者是耶非耶雖然有變者氣數難諶者天命則豈可以或然之變而致疑於人事之末至乎噫國於前後者孰不欲進治道於熙皡綿歷服於千億而終朝設食槩未聞於得飽虛願求利固非所以濟事治隆之美累世而不見危亂之禍接踵而循轍愚未知人事之未盡而然耶抑未知氣數之已衰而然歟如以爲一往一來氣數已衰而然則今古一天此理難誣不

求於昭昭之際而求之於冥冥之中者愚未知其可也嗚呼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者數也而塗山之玉帛久絕會稽之蓍耻尚帶則禍患之作莫今日若也事變之慘莫今日若也乾坤閉塞宇宙幾於長夜彝倫斁絕天理至於泯滅浸浸乎漸入淆亂之域棼棼然必無弘濟之望愚不敢知是何等氣數也亦不敢知是何等人事也方今之事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也愚草野也畎畝中而事之者不出於鋤耟之間則其何策之敢諫而妄論當世之事哉雖然其不自

量而得旅進於執事之前者意非偶然則出位之嫌非愚之所避也愚聞古語曰天之時由人之事人之事由天之時其所謂時者非在上之氣數歟其所謂事者非在下之人事歟然則欲回氣數之戚者盍盡人事之修乎使愚得為今日計莫若先修在我之道以應在天之道先修在已之德以應在天之德不以已危而罔念致安之策不以已亂而不思制治之方由是以釐萬事由是以貞百度克盡在下之人事以挽在天之氣數則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可

以拔危亂於將亡可以扶社稷於將傾熙熙之
盛可得復見於今日綿綿之休罔俾專美於成
周無斁是治猝亂之虞有長治久安之慶天時既
合而氣數無時而或消地理亦盡而氣數無時
而或歇夫何患回亂爲治之無其策哉篇將終
矣復有說焉嗚呼氣數之盛雖在於人事之得
而人事之得實由於不息之誠流通乎天地之
道感應乎上下之理以之奉天而天無不享以
之保民而民無不信克勤于政者在於是懋昭
大德者在於是誠之旣至而人事之不盡者未

有也誠之既至而天時之不孚者未有也挽回氣數之盛愚恐不外於是矣子思子曰不誠無物愚以是眷眷焉

性策

對日之麗天其明常也而有時而晦者雲陰之薄之也雲陰既開則其明者自明水之在地其清常也而有時而濁者沙泥之渾之也沙泥既去則其清者自清人之有是性也猶天之有日如地之有水混然至善未嘗有惡則其善者亦常也而有時而惡者氣質之爲之蔽也成性存

存優入乎道義之門則其善者亦自善愚嘗得
是說於遺篇驗是理於吾心則昭然而明者不
啻若日也湛然而淸者不啻若水也自信其所
得者不妄所驗者甚明思欲質於有道先生久
矣今來奉策惟性是詢噫起余者先生也敢不
樂告而求正焉遂爲之說曰降衷下民若有恒
性而復性之本斯爲盡性蓋天地之間理一而
已人物之生各得所賦寂然不動而歛之不盈
乎方寸感而遂通而充之彌滿乎六合通天地
之道盡人物之理則性之於人大矣哉古之君

子知其然也故因其所固有而裁之日新之盛可致就其所常存而擴之本心之德可全推而至於位天地推而至於育萬物則性之所以能盡者其何如哉雖然性之在人固無不善而性之能盡必有其道如使夜氣牿亡於朝晝斧斤斬伐其萌櫱差毫釐而謬千里賊杞柳而求桮棬則其不至於顚倒而失措者幾希矣嗚呼命出於天天有一理之无妄理賦於人人有五德之咸備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或爲惡欲有以存天理之本然不使離於

須臾者盍亦自反而勉之哉請因明問而白之
聰明睿智而盡己之性繼天立極而復人之性
苟求其詳於傳有之天性渾然不假修爲而帝
德廣運乃聖乃神則堯舜之盡性也有意利行
復性之初而克綏厥猷不泄不忘則湯武之盡
性也性之反之雖若不同成功則一也愚何間
然道冠百王彝倫叙於萬世言必性善天理存
於今古賢於堯舜非宰我之阿好不在禹下是
韓愈之至論參贊位育何待得位名列四科獨
聞言性則頴悟賜也升堂入室功加克復道聞

一貫則顏曾二子獨得其宗正其誼而不謀以道自任則漢有人仲舒而策進天人災異之說終謬回狂瀾於既倒學顧周孔則唐有人退之而書成原性無頭之譏未免可以為難矣盡性則未也天運循環宋德隆盛周張二賢倡明於前兩程夫子拔萃於後得不傳於遺經開後學於方來而造詣有淺深學問有精粗則方諸古聖亦有間矣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者其惟考亭乎以儒能鳴者代不乏人談詩說禮之儒不讓於隆古之濟濟而窮理盡性之士以

至于叔季而泯泯半世咀嚼全昧義理之方十
載窮經莫知致用之道此性之墜壞甚矣此性
之戕賊極矣尚愧知性之士敢議盡性之道乎
嗚呼天賦人稟初無賢愚豈有古今而古昔聖
人若何而能盡其性後世之人曷爲而不盡其
性耶不知天之所賦者豐於賢而嗇於愚有不
可以變化耶抑不知人之所稟者隆於古而汙
於今有不可以企及耶民具秉彝好是懿德則
謂天賦之有豐嗇者惑矣今古一天此理常存
則謂人稟之有汙隆者錯矣噫人心道心惟危

惟微悍馬銛鋒出入無常茅塞山蹊之徑而士至於汩其性戕賊杞柳之性而士至於賊其性至以皦皦之情爲易汙而難　鈌嶢嶢之志爲易鈌而難持斲方而爲圓者有之逐流而爲通者有之焚膏繼晷所急者利祿出口入耳所徼者名譽父兄之所勉在此師友之所尙在此遂至於天理日晦而人欲日肆既不能盡已之性矣又安得盡人物之性乎噫論性至孟子盡矣不曰人性皆善乎此言本性之善也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乎此言盡性而至於聖人也嗚呼美

玉蘊於碔砆姿非不温也必待玉人之琢之然後長價售於莊肆精鍊莊於獷朴質非不美也必待金夫之鎔之然後寶彩懸於太白天理具於人心性非不善也必待學問之充之然後卒同歸於聖賢是以明道論存性之要而必本於心學紫陽語心學之道而必先於論性然則學之不明而性之能盡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學者誠能以之爲存性則心學以爲之本以之爲心學則論性以爲之先以之精神念慮之時必察其發於性命乎如其性命則存養之動靜云

爲之際必察其微於形氣乎如其形氣則廝殺
之使其存養者昭著而光明使其廝殺者潛遁
而退聽霈牛山之雨露而擴充之極其方察天
淵之上下而涵養之盡其道則雲行雨施而此
性之全也魚躍鳶飛而此性之明也將見精一
之學克行而士皆有以知性誠正之功大明而
人皆有以盡性天地乎同其流而造化乎同其
游形著動變之效自有所難掩而參贊位育之
功可因此致之矣尚何患性之有所不盡而理
之有所不明也哉篇將圓矣言可盡乎率性之

本莫先於心學而心學之要莫要於誠敬誠者
通天地格鬼神動變化之至道也敬者凝道理
聚萬善基福慶之至德也誠外無敬非二德也
敬久則誠非二道也誠能居此敬以爲之主宰
立此誠以爲之根柢以之爲學則必欲道積于
厥躬以之修德則必欲罔覺乎厥修謹獨於暗
室不覩之地而存心於雷聲淵默之時掃其塵
而鑑自明澄其滓而水自淸天理瑩澈人欲淨
盡則心法之傳可復明於斯世性理之學可復
行於當今可以復性之本然矣有何天性之難

盡哉傳曰不誠無物易曰敬以直內愚之所言實出於此如不以爲不可轉以聞于 上

范滂願埋首陽山論

夫士之懷經世致君之才有澄清激濁之志者生之晚也既不能以展布其蘊時之危矣反胥淪於凶矜之地則其事誠可悲也其情誠可痛也其將以皎然之軀同塵於濁俗之中生無可期而死無可慕耶抑將以好古之心竊比於特立之士志有所尚而䰟有所托耶然則其所以願比於日月爭光之節欲質於山嶽同高之義

者豈非悲其志之不遂於一時而欲其身之依歸於千秋乎愚於范孟博之願埋首陽見之矣噫昭乎日月而不足爲明者伯夷之清也而孟博之澄清得之崒乎泰山而不足爲高者伯夷之節也而孟博之高義似之其所以激勵於平居無事之日者無非尚慕乎廉頑之清則其所以卒陷於昏亂極喪之時者豈不願從於獨立之節乎蓋孟博一身所抱旣大矣孟博一心所期何如哉生東京之欲末際皇綱之解紐振肅乎朝著者孟博之事也激揚乎淸濁者孟博之

職也攬轡登車有澄淸天下之志謇諤當朝致貪汙望風之美將期展布乎四體施設乎百爲善善焉同其淸惡惡焉同其汙舉一世陶甄於淸節之域而一渭衆涇福善之理微矣北寺搆釁黨錮之禍斯慘則環顧平日之所修徒爲媒禍之芳餌中心所藏者一之莫遂矣吾君不得爲堯舜矣斯民不得爲三代矣濁俗不可以復激矣淸風不可以復揚矣空懷伯夷之淸反受滅耳之凶矣天地一網我安適歸顧瞻四方蹙蹙靡騁則生無可往死何依焉平生景慕之篤

不在於他人而高山仰止之誠必在於二子好尚之旣同矣節義之又同矣曠百世而心悟隔千載而神會惟彼首陽之巓淸風凜凜求爲依歸之地爰得我所則淸節縱未伸於當時而忠魂永有賴於泉下陟降乎夷齊之塋而奉承之不怠對越乎夷齊之靈而左右之無忝以平日尚慕之誠遂萬世旣見之樂矣其所以欲埋於首陽者所以爲孟博之至願也孟博之情吁亦戚矣難者曰孟博之志則善矣孟博之言則高矣然伯夷之淸亘萬古而凜然者也范滂果能

與之同其淸乎伯夷之節巍天地而莫容者也范滂果能與之齊其節乎且伯夷遇革命之時而行聖人之淸者也范滂處昏暗之世而昧保身之道者也其相去奚只天淵而顚埋之言亦見其不知量也今若比而同之無乃不能善觀言語者乎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孟博之淸雖不及於伯夷而淸則淸者也孟博之節雖不及於伯夷而節則節者也亦可謂伯夷之徒也雖不得與伯夷匹美而齊芳獨不可以顚埋於首陽之側乎孟子之聖不及於孔子而孟子亦曰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范滂之願埋首陽其志亦猶是也豈可以此疑孟子之過許乎且伯夷孟博所遇之時不同故所行之道亦異使孟博而遇伯夷之時則吾知孟博之必能爲伯夷之扶萬古綱常矣易伯夷之世而同伯夷之道則范滂獨不得爲聖人之徒乎惜乎居亂邦而不去昧括囊之淡戒徒尚伯夷之清而反有願埋之歎歸來千載頓淚志士悲夫

朴谷先生文集卷之二